

青海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文化格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强卫

# 高原记忆:三个融铸片段

本报记者 李锦



## 1 河湟谷地的“南京人”

第一个片段发生在明太祖洪武年间的某个正月十五的晚上。

南京竹子巷的民众在演出社火时捆扎了一个大脚马猴,适逢朱元璋在此微服私访,看到这一幕,他认为侮辱了马皇后(隐射马皇后脚大而丑,当时的女人以小脚为美),一怒之下,朱元璋便将这些老百姓都发配到了西地。据说他们中的

一大部分被发配到今天的河湟谷地。类似的故事有多个版本,在青海民间至少流传了几百年。“竹子巷”是音译,有关的史料和民间家谱中有苕丝巷、珠玑巷、主司巷、珠市巷、朱子巷、珠子巷、竹丝巷、诸市巷、猪市巷、竹紫巷等多个异名。很快,青海地方史研究人员为南京珠玑巷人迁来青海找到了佐证,《纲鉴总论》之《广注·明朝篇杀京民》中

写道:“帝以元宵灯谜画一妇女,手怀西瓜乘马,而马后脚甚大。上曰:彼以皇后为戏谑,盖言淮西马后脚大也,杀京民不守本分者。”《明史演义》也记述了这一故事,并明确记载发生这一事件的时间是“洪武三年元宵”。

如今居住在青海东部的西宁、大通、乐都、化隆、湟中、湟源、门源、民和、贵德

等地的许多汉人家谱中都明确记载着他们的祖先来自南京,这些人也自称是南京人的后裔。

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从青海方言中发现很多古代汉语言词汇,这就成了汉族融入青海的一个有力佐证。

在青海 72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生活着 54 个民族,其中 6 个民族的兄弟姐妹在此世居。每个进入青海的民族,都为高原带来了珍贵的文化血液。各民族相互学习、融合和发展,共同造就了灿烂的文化。

## 2 从撒马尔罕到黄河岸边

第二个片段要从发生在遥远中亚的一次逃难说起。

撒马尔罕的朮勒莽、阿合莽兄弟两人,他们俩在群众中很有威望,因而遭到当地统治者——国王的忌恨和迫害,兄弟俩遂率领同族十八人,牵一匹白骆驼,驮着故乡的水、土和一部《古兰经》,离开撒马尔罕向东方寻找新的乐土。他们出发后,又有四五十个同情者跟来。一行经天山北路进嘉峪关,然后经肃州、甘州、宁夏、秦州(天水)、伏羌(甘谷)、临羌等地辗转东行,一直进入青海循化境内,经夕厂沟,越过孟达山,上了乌土斯山。这时天已黑了,苍茫中走失骆驼,最后他们找到街子东面的沙子坡,在黎明中,他们眺望街子一带,眼见土地平衍,清流纵横,是一片好地方,下山坡后见一眼泉水,走失的骆驼卧在水中,已化为白石。众人喜出望外,试量了水、土,与所带故乡的水、土重量完全相同,大家便决定定居下来。以上传说与近年来许多历史学者的考证基本事实相符。

撒拉族先民自迁来青海,至今已有七百年左右的历史。这个传说既是撒拉族对自己祖先为寻找乐土历尽艰辛而勇敢不屈的性格的赞美,又在一定意义上阐释了撒拉族的族源。



循化境内的骆驼泉

## 3 2010年4月22日:新宁广场

第三个片段,应当定格在 2010 年 4 月 22 日。

当天,青海各族群众在省城新宁广场哀悼玉树地震遇难同胞。青海境内 54 个民族都派代表参加。当所有人喊出“青海加油!玉树加油!”的那一刻,54 个民族的心被紧紧连在了一起。

从秦汉时期开始,居住在青海高原上的民族以羌、汉、匈奴为主。魏、晋、隋、唐时期,羌、汉、小月氏、匈奴、吐谷浑、鲜卑和吐蕃等民族开始相互杂居。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班班多杰曾撰文表述:自古以来,在青藏高原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既有土著民族,又有外来民族;既有游牧民族,又有农耕民族,并形成

了“六大民族、四大文化系统”的青海民族文化。长期以来,多民族及其文化之间通过你来我去、此兴彼替、彼长此消,互相渗透、互相会通、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互动的民族文化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画卷,并最终形成了六大民族:即汉族、藏族、蒙古族、回族、土族、撒拉族;四大文化系统:即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草原萨满文化系统,融铸出一个多样统一、和谐共存的青海民族文化格局。

除了世居的六大民族,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生活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解放以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来青海定居,使青海的人口迅速增加。从此,这些人就长期留居青海,成家立业,养儿育女,特别是他们的子女与当地群众的子女结婚成家,世居青海,成为高原人。各民族长期相处,友好往来,在风俗习惯、道德信仰、文化教育、语言文学诸多方面互相影响,共同发展,使青海文化日益繁荣。



河湟地区的社火表演